

秋收抒情

王志成

在我14岁的1962年，8月下旬苏北乡村的深秋早晨，是大地清晨最富有色彩的一角，微风轻起，成熟庄稼的叶子与果穗发出细细碎碎摩擦声，一波一波不断撞击着树木即将飘零的枯叶儿，特别是金黄的稻穗、土黄的豆荚以及飘飞的黑红玉米缨络，还有乳白的炊烟、亮光闪闪的舞动镰刀以及古铜色的皮肤，一起在早晨的篇章上喧闹，奏鸣秋季丰收的色彩之歌。

俗话说，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秋天收获丰硕的成果。对于我们农民来说，各种春天播种的农作物，秋天到了就是最幸福的丰收季节。爷爷说，有一份付出，就有一份回报。现在的收成，就是当初付出劳动的回报。黄豆的仲秋时节，是故乡人收获成熟黄豆的最早庄稼。那天一大早，奶奶颠着小脚走过二叔三叔和我家，招呼着我妈妈和几个婶娘都去自留地割黄豆：你们都去自家的自留地把黄豆庄稼割了，然后运到场上，让他爷爷用轴石碾碾场收了，再不收那黄豆就炸没啦！嗯（我）妈，咱家刚分得自留地，怎么就有黄豆庄稼割了？弟弟小二子问。那是生产队早就种好了，咱家现在不劳而获了，日后年终分配再依价扣钱呗！我妈妈解释说。能扣多少钱呀？扣多了就不上算了。小二子嘀咕。不会随便多扣钱的。妈妈回答。弟弟都跟随妈妈去了自留地里，我则转身直奔碾场后场上，看爷爷是怎么准备碾豆子的。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午饭前我父亲和几个叔叔肩挑车拉，从各家自留地把成熟的黄豆秸运回碾场，又将黄豆秸摊开铺匀在碾场上，等待中午的阳光以曝晒燥化。下午两点多，正是碾黄豆秸最好的时间。只见父亲把爷爷饲养的那头黄牛拉来，套上早已准备好的轴石碾，一圈一圈在铺好的黄豆秸场上转着。爷爷则蹲在一旁叨着旱烟袋，听爷爷讲，牛拉轴石碾不是随便儿转。得按一定的规律，先转第一圈儿，转第二圈儿时一半是先压住转第一圈儿留下的印痕，另一半是压铺好的黄豆秸，这样一圈一圈循环往复，才能碾净豆秸中的黄豆粒儿。

接着父亲便取着木锨，顶着东南风扬起一铲铲黄豆、豆荚与豆秸的混合物。当时人们叫做扬场，如果风大，就扬的低些；风小，就扬的高些，有时无风，父亲便吹一声口哨，说是能把东南风唤来。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别的什么？总是在吹过口哨的一段时间，清风徐来，父亲就又开始扬他的场。每次扬起后，黄豆便落在了他的脚下，豆荚和碾碎的豆秸会随风飘到较远的地方，神奇的把它们分开。不出一个小时，黄豆籽粒便从一堆豆荚和碎豆秸中脱颖而出。看到自己劳动的成果，父亲和婶娘们都乐得合不拢嘴。爷爷除了烟锅里的烟灰则说：收获这些黄豆哪算多呀，我们几家的自留地约有一亩半哩，如果不是今年遭受了旱情，还会多收四成啊！然后，爷爷按各家自留地的多少称量分装入袋，各家大小口扛抬着金灿灿的黄豆袋子，依然乐呵呵地回家了。正如宋代诗人杨万里诗吟：风烟绿水青山国，篱落紫茄黄豆家。

那时候庵后的方形大场，四周拥有护庵河，依地势而建。乡人们到了割油稻时节都会在大场上清理碾出一片片平整的场地，从稻田里挑回大场的油稻把要堆码成垛。候在大场上进行打场劳作的人们大多是中老年，我和他们见有男子汉挑稻把来到场上，就迅速迎上前接过油稻把，先外边后里边，一层一层地压住茬，慢慢地往里收，扎扎实实地打基础，唯恐时间一长稻堆坍塌或倾斜。一连五六天，大场上便矗立着一排排金灿灿的油稻堆，有高的，有矮的，有大的，有小的，煞是可观。我爷爷将一头黄牛和一头水牛都套上咯咯，联动拉着两个轴石碾在阳光下碾压。轴石碾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听起来并不悦耳也不令人讨厌。在我爷爷的牵引下，牲口拉着轴石碾行走在厚薄均匀的油稻堆上，由外而内地沿着油稻秸杆逆时针转着同心圆的圈儿，一圈一圈地来回转动，那牲口也不时偷一把稻草边走边嚼，惹得我爷爷哼起了那久传的打场号子：噢哒呢咯嗒嗒嗒呢呢呢呢，嗒嗒嗒嗒！那号子声的音调抑扬顿挫，旋律豪爽淳朴，听着这和声低沉有力的原生态曲调，伴随那份粗犷、那份质朴、那份亲切就溢满了人们的心胸，它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线，在我的脑海中蓦然升起了一种悠悠乡情，勾起一种浓浓的乡恋。爷爷牵着牲口如此一圈一圈地转碾一遍后，估摸上面一层的油稻粒都碾净了，就开始招呼人们翻场了。然后，爷爷将牲口的轭头解下，卸下轴石

碾，将黄牛拴于树下歇息，又将水牛放入护庵河里浸凉。大场上劳作的人们瞬间忙碌起来，用铁叉将油稻秸秆全部翻了过来，继续平铺在场上。翻好场，我爷爷再次驾牛打场。如此反复三遍，直到稻粒全部脱离秸秆进行起场为止。

起场的时候，等候在一旁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拿着铁杈，木锨，推板，扫帚等各式工具，各就各位，边说笑边忙碌，既有分工又有协作。首先是用铁叉将覆草归拢到场边，堆起了蘑菇状高高的覆草堆。这覆草不管是冬天喂牛或是养猪饲料，还是各家各户的锅灶烧火以及搓绳打帘都用得着。新鲜的覆草是淡青色的，干燥温馨且清香浓郁，还带一点甜味。我很喜欢闻这种气味，以至于后来在学校和参军后每次见到新鲜的覆草都很兴奋，仿佛回到数千里之外的家乡。

很快，覆草清理干净，覆草的下面是一层混合着碎草、瘪籽和泥土等杂物的油稻粒，聚拢成堆后，人们开始将稻粒与杂物分开程序叫扬场。这是一项技术活。有经验的农民看好风向，用木锨铲起一锨稻粒，扬向天空，借助风势，油稻粒纷纷落下，碎草、瘪籽、灰尘等杂物被刮到了一边。两个农民，一左一右，木锨挥动，一起一落，仿佛一道道金色的虹在打谷场上空起起伏伏，蔚为壮观。两人的中间，渐渐隆起了一座金色小山似的油稻粒堆儿。有几次，趁着扬场的农人休息，我也偷偷操起木锨，铲起油稻扬向天空，洒得油稻掺和着杂物从头顶落下，洒得我们像一只泥猴似的。

乡亲们相继捧上一撮新油稻粒，送到鼻子前开始深呼吸，还真是香！其实，大场上的空气都已经弥漫着淡淡的新油稻香味，乡亲们都喜欢这种香味。这香味让人们忘记了烈日的烘烤，忘记了收割时的腰酸背痛，也忘记了贫困少食年代的饥渴困扰。犹如宋代诗人陆游在《暮秋》诗中云：舍前舍后养鱼塘，溪北溪南打稻场。喜事一双赢蝶蝶，随人往来弄秋光。

二妹小梅包揽三顿饭菜的烧火诸事；三妹则不许随意吵闹与哭泣；我是家里最大的男孩，虽然不会干农活，也必须跟随父母去生产队的田里劳作。到了油稻田里，我拿着一把不太锋利的镰刀，弯下腰蹲着，一手握油稻柄，一手握镰刀，来来回回割几下，油稻柄才被割断。割油稻是需要有一种气势的力气活，大人们弯下腰，撅起屁股，把自己折成45度角，挥动镰刀，一刀一稻柄，一刀一稻柄，讲究速度和力道。只有大人才那样孜孜不倦地一直割，就像妈妈割油稻时，只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像我这样割油稻，要割到猴年马月呢。

那时候庵后的方形大场，四周拥有护庵河，依地势而建。乡人们到了割油稻时节都会在大场上清理碾出一片片平整的场地，从稻田里挑回大场的油稻把要堆码成垛。候在大场上进行打场劳作的人们大多是中老年，我和他们见有男子汉挑稻把来到场上，就迅速迎上前接过油稻把，先外边后里边，一层一层地压住茬，慢慢地往里收，扎扎实实地打基础，唯恐时间一长稻堆坍塌或倾斜。一连五六天，大场上便矗立着一排排金灿灿的油稻堆，有高的，有矮的，有大的，有小的，煞是可观。我爷爷将一头黄牛和一头水牛都套上咯咯，联动拉着两个轴石碾在阳光下碾压。轴石碾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听起来并不悦耳也不令人讨厌。在我爷爷的牵引下，牲口拉着轴石碾行走在厚薄均匀的油稻堆上，由外而内地沿着油稻秸杆逆时针转着同心圆的圈儿，一圈一圈地来回转动，那牲口也不时偷一把稻草边走边嚼，惹得我爷爷哼起了那久传的打场号子：噢哒呢咯嗒嗒嗒呢呢呢呢，嗒嗒嗒嗒！那号子声的音调抑扬顿挫，旋律豪爽淳朴，听着这和声低沉有力的原生态曲调，伴随那份粗犷、那份质朴、那份亲切就溢满了人们的心胸，它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线，在我的脑海中蓦然升起了一种悠悠乡情，勾起一种浓浓的乡恋。爷爷牵着牲口如此一圈一圈地转碾一遍后，估摸上面一层的油稻粒都碾净了，就开始招呼人们翻场了。然后，爷爷将牲口的轭头解下，卸下轴石

碾，将黄牛拴于树下歇息，又将水牛放入护庵河里浸凉。大场上劳作的人们瞬间忙碌起来，用铁叉将油稻秸秆全部翻了过来，继续平铺在场上。翻好场，我爷爷再次驾牛打场。如此反复三遍，直到稻粒全部脱离秸秆进行起场为止。

起场的时候，等候在一旁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拿着铁杈，木锨，推板，扫帚等各式工具，各就各位，边说笑边忙碌，既有分工又有协作。首先是用铁叉将覆草归拢到场边，堆起了蘑菇状高高的覆草堆。这覆草不管是冬天喂牛或是养猪饲料，还是各家各户的锅灶烧火以及搓绳打帘都用得着。新鲜的覆草是淡青色的，干燥温馨且清香浓郁，还带一点甜味。我很喜欢闻这种气味，以至于后来在学校和参军后每次见到新鲜的覆草都很兴奋，仿佛回到数千里之外的家乡。

很快，覆草清理干净，覆草的下面是一层混合着碎草、瘪籽和泥土等杂物的油稻粒，聚拢成堆后，人们开始将稻粒与杂物分开程序叫扬场。这是一项技术活。有经验的农民看好风向，用木锨铲起一锨稻粒，扬向天空，借助风势，油稻粒纷纷落下，碎草、瘪籽、灰尘等杂物被刮到了一边。两个农民，一左一右，木锨挥动，一起一落，仿佛一道道金色的虹在打谷场上空起起伏伏，蔚为壮观。两人的中间，渐渐隆起了一座金色小山似的油稻粒堆儿。有几次，趁着扬场的农人休息，我也偷偷操起木锨，铲起油稻扬向天空，洒得油稻掺和着杂物从头顶落下，洒得我们像一只泥猴似的。

乡亲们相继捧上一撮新油稻粒，送到鼻子前开始深呼吸，还真是香！其实，大场上的空气都已经弥漫着淡淡的新油稻香味，乡亲们都喜欢这种香味。这香味让人们忘记了烈日的烘烤，忘记了收割时的腰酸背痛，也忘记了贫困少食年代的饥渴困扰。犹如宋代诗人陆游在《暮秋》诗中云：舍前舍后养鱼塘，溪北溪南打稻场。喜事一双赢蝶蝶，随人往来弄秋光。

二妹小梅包揽三顿饭菜的烧火诸事；三妹则不许随意吵闹与哭泣；我是家里最大的男孩，虽然不会干农活，也必须跟随父母去生产队的田里劳作。到了油稻田里，我拿着一把不太锋利的镰刀，弯下腰蹲着，一手握油稻柄，一手握镰刀，来来回回割几下，油稻柄才被割断。割油稻是需要有一种气势的力气活，大人们弯下腰，撅起屁股，把自己折成45度角，挥动镰刀，一刀一稻柄，一刀一稻柄，讲究速度和力道。只有大人才那样孜孜不倦地一直割，就像妈妈割油稻时，只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像我这样割油稻，要割到猴年马月呢。

那时候庵后的方形大场，四周拥有护庵河，依地势而建。乡人们到了割油稻时节都会在大场上清理碾出一片片平整的场地，从稻田里挑回大场的油稻把要堆码成垛。候在大场上进行打场劳作的人们大多是中老年，我和他们见有男子汉挑稻把来到场上，就迅速迎上前接过油稻把，先外边后里边，一层一层地压住茬，慢慢地往里收，扎扎实实地打基础，唯恐时间一长稻堆坍塌或倾斜。一连五六天，大场上便矗立着一排排金灿灿的油稻堆，有高的，有矮的，有大的，有小的，煞是可观。我爷爷将一头黄牛和一头水牛都套上咯咯，联动拉着两个轴石碾在阳光下碾压。轴石碾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听起来并不悦耳也不令人讨厌。在我爷爷的牵引下，牲口拉着轴石碾行走在厚薄均匀的油稻堆上，由外而内地沿着油稻秸杆逆时针转着同心圆的圈儿，一圈一圈地来回转动，那牲口也不时偷一把稻草边走边嚼，惹得我爷爷哼起了那久传的打场号子：噢哒呢咯嗒嗒嗒呢呢呢呢，嗒嗒嗒嗒！那号子声的音调抑扬顿挫，旋律豪爽淳朴，听着这和声低沉有力的原生态曲调，伴随那份粗犷、那份质朴、那份亲切就溢满了人们的心胸，它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线，在我的脑海中蓦然升起了一种悠悠乡情，勾起一种浓浓的乡恋。爷爷牵着牲口如此一圈一圈地转碾一遍后，估摸上面一层的油稻粒都碾净了，就开始招呼人们翻场了。然后，爷爷将牲口的轭头解下，卸下轴石

碾，将黄牛拴于树下歇息，又将水牛放入护庵河里浸凉。大场上劳作的人们瞬间忙碌起来，用铁叉将油稻秸秆全部翻了过来，继续平铺在场上。翻好场，我爷爷再次驾牛打场。如此反复三遍，直到稻粒全部脱离秸秆进行起场为止。

起场的时候，等候在一旁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拿着铁杈，木锨，推板，扫帚等各式工具，各就各位，边说笑边忙碌，既有分工又有协作。首先是用铁叉将覆草归拢到场边，堆起了蘑菇状高高的覆草堆。这覆草不管是冬天喂牛或是养猪饲料，还是各家各户的锅灶烧火以及搓绳打帘都用得着。新鲜的覆草是淡青色的，干燥温馨且清香浓郁，还带一点甜味。我很喜欢闻这种气味，以至于后来在学校和参军后每次见到新鲜的覆草都很兴奋，仿佛回到数千里之外的家乡。

很快，覆草清理干净，覆草的下面是一层混合着碎草、瘪籽和泥土等杂物的油稻粒，聚拢成堆后，人们开始将稻粒与杂物分开程序叫扬场。这是一项技术活。有经验的农民看好风向，用木锨铲起一锨稻粒，扬向天空，借助风势，油稻粒纷纷落下，碎草、瘪籽、灰尘等杂物被刮到了一边。两个农民，一左一右，木锨挥动，一起一落，仿佛一道道金色的虹在打谷场上空起起伏伏，蔚为壮观。两人的中间，渐渐隆起了一座金色小山似的油稻粒堆儿。有几次，趁着扬场的农人休息，我也偷偷操起木锨，铲起油稻扬向天空，洒得油稻掺和着杂物从头顶落下，洒得我们像一只泥猴似的。

乡亲们相继捧上一撮新油稻粒，送到鼻子前开始深呼吸，还真是香！其实，大场上的空气都已经弥漫着淡淡的新油稻香味，乡亲们都喜欢这种香味。这香味让人们忘记了烈日的烘烤，忘记了收割时的腰酸背痛，也忘记了贫困少食年代的饥渴困扰。犹如宋代诗人陆游在《暮秋》诗中云：舍前舍后养鱼塘，溪北溪南打稻场。喜事一双赢蝶蝶，随人往来弄秋光。

起场的时候，等候在一旁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拿着铁杈，木锨，推板，扫帚等各式工具，各就各位，边说笑边忙碌，既有分工又有协作。首先是用铁叉将覆草归拢到场边，堆起了蘑菇状高高的覆草堆。这覆草不管是冬天喂牛或是养猪饲料，还是各家各户的锅灶烧火以及搓绳打帘都用得着。新鲜的覆草是淡青色的，干燥温馨且清香浓郁，还带一点甜味。我很喜欢闻这种气味，以至于后来在学校和参军后每次见到新鲜的覆草都很兴奋，仿佛回到数千里之外的家乡。

很快，覆草清理干净，覆草的下面是一层混合着碎草、瘪籽和泥土等杂物的油稻粒，聚拢成堆后，人们开始将稻粒与杂物分开程序叫扬场。这是一项技术活。有经验的农民看好风向，用木锨铲起一锨稻粒，扬向天空，借助风势，油稻粒纷纷落下，碎草、瘪籽、灰尘等杂物被刮到了一边。两个农民，一左一右，木锨挥动，一起一落，仿佛一道道金色的虹在打谷场上空起起伏伏，蔚为壮观。两人的中间，渐渐隆起了一座金色小山似的油稻粒堆儿。有几次，趁着扬场的农人休息，我也偷偷操起木锨，铲起油稻扬向天空，洒得油稻掺和着杂物从头顶落下，洒得我们像一只泥猴似的。

乡亲们相继捧上一撮新油稻粒，送到鼻子前开始深呼吸，还真是香！其实，大场上的空气都已经弥漫着淡淡的新油稻香味，乡亲们都喜欢这种香味。这香味让人们忘记了烈日的烘烤，忘记了收割时的腰酸背痛，也忘记了贫困少食年代的饥渴困扰。犹如宋代诗人陆游在《暮秋》诗中云：舍前舍后养鱼塘，溪北溪南打稻场。喜事一双赢蝶蝶，随人往来弄秋光。

二妹小梅包揽三顿饭菜的烧火诸事；三妹则不许随意吵闹与哭泣；我是家里最大的男孩，虽然不会干农活，也必须跟随父母去生产队的田里劳作。到了油稻田里，我拿着一把不太锋利的镰刀，弯下腰蹲着，一手握油稻柄，一手握镰刀，来来回回割几下，油稻柄才被割断。割油稻是需要有一种气势的力气活，大人们弯下腰，撅起屁股，把自己折成45度角，挥动镰刀，一刀一稻柄，一刀一稻柄，讲究速度和力道。只有大人才那样孜孜不倦地一直割，就像妈妈割油稻时，只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像我这样割油稻，要割到猴年马月呢。

那时候庵后的方形大场，四周拥有护庵河，依地势而建。乡人们到了割油稻时节都会在大场上清理碾出一片片平整的场地，从稻田里挑回大场的油稻把要堆码成垛。候在大场上进行打场劳作的人们大多是中老年，我和他们见有男子汉挑稻把来到场上，就迅速迎上前接过油稻把，先外边后里边，一层一层地压住茬，慢慢地往里收，扎扎实实地打基础，唯恐时间一长稻堆坍塌或倾斜。一连五六天，大场上便矗立着一排排金灿灿的油稻堆，有高的，有矮的，有大的，有小的，煞是可观。我爷爷将一头黄牛和一头水牛都套上咯咯，联动拉着两个轴石碾在阳光下碾压。轴石碾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听起来并不悦耳也不令人讨厌。在我爷爷的牵引下，牲口拉着轴石碾行走在厚薄均匀的油稻堆上，由外而内地沿着油稻秸杆逆时针转着同心圆的圈儿，一圈一圈地来回转动，那牲口也不时偷一把稻草边走边嚼，惹得我爷爷哼起了那久传的打场号子：噢哒呢咯嗒嗒嗒呢呢呢呢，嗒嗒嗒嗒！那号子声的音调抑扬顿挫，旋律豪爽淳朴，听着这和声低沉有力的原生态曲调，伴随那份粗犷、那份质朴、那份亲切就溢满了人们的心胸，它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线，在我的脑海中蓦然升起了一种悠悠乡情，勾起一种浓浓的乡恋。爷爷牵着牲口如此一圈一圈地转碾一遍后，估摸上面一层的油稻粒都碾净了，就开始招呼人们翻场了。然后，爷爷将牲口的轭头解下，卸下轴石

碾，将黄牛拴于树下歇息，又将水牛放入护庵河里浸凉。大场上劳作的人们瞬间忙碌起来，用铁叉将油稻秸秆全部翻了过来，继续平铺在场上。翻好场，我爷爷再次驾牛打场。如此反复三遍，直到稻粒全部脱离秸秆进行起场为止。

起场的时候，等候在一旁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拿着铁杈，木锨，推板，扫帚等各式工具，各就各位，边说笑边忙碌，既有分工又有协作。首先是用铁叉将覆草归拢到场边，堆起了蘑菇状高高的覆草堆。这覆草不管是冬天喂牛或是养猪饲料，还是各家各户的锅灶烧火以及搓绳打帘都用得着。新鲜的覆草是淡青色的，干燥温馨且清香浓郁，还带一点甜味。我很喜欢闻这种气味，以至于后来在学校和参军后每次见到新鲜的覆草都很兴奋，仿佛回到数千里之外的家乡。

很快，覆草清理干净，覆草的下面是一层混合着碎草、瘪籽和泥土等杂物的油稻粒，聚拢成堆后，人们开始将稻粒与杂物分开程序叫扬场。这是一项技术活。有经验的农民看好风向，用木锨铲起一锨稻粒，扬向天空，借助风势，油稻粒纷纷落下，碎草、瘪籽、灰尘等杂物被刮到了一边。两个农民，一左一右，木锨挥动，一起一落，仿佛一道道金色的虹在打谷场上空起起伏伏，蔚为壮观。两人的中间，渐渐隆起了一座金色小山似的油稻粒堆儿。有几次，趁着扬场的农人休息，我也偷偷操起木锨，铲起油稻扬向天空，洒得油稻掺和着杂物从头顶落下，洒得我们像一只泥猴似的。

乡亲们相继捧上一撮新油稻粒，送到鼻子前开始深呼吸，还真是香！其实，大场上的空气都已经弥漫着淡淡的新油稻香味，乡亲们都喜欢这种香味。这香味让人们忘记了烈日的烘烤，忘记了收割时的腰酸背痛，也忘记了贫困少食年代的饥渴困扰。犹如宋代诗人陆游在《暮秋》诗中云：舍前舍后养鱼塘，溪北溪南打稻场。喜事一双赢蝶蝶，随人往来弄秋光。

抗洪往事

龙玉纯

洪水无情人有情，解放军战士往前冲，抢险救灾责任重，哪怕牺牲我个人！至今还忘不了九八年在抗洪一线写的顺口溜，更忘不了当时那令人刻骨铭心的一幕幕。

危急时刻。大约是中午两点的时候，我们团堵口分队刚刚撤离上堤。就在这一瞬间，大堤的中间突然下沉，一个直径一米五左右的大洞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我们面前，顿时洪水喊着号子从洞口向外喷涌。紧接着又是一声雷鸣般的巨响，哇，我的妈呀！大堤的混凝土防洪墙就像镜子掉在地上一样，轰然一下断裂为大块小块无数块。

正站在水泥堤坝上指挥部队抢险的我们团政委，迅速猛踏下沉的水泥墙沿用力一跳，左脚跨上了东侧大堤，右腿却被断裂的水泥墙刮出了一个至少有十厘米以上的大口子，鲜血直流。卫生员跑来给他简单包扎后，他又站起来没事一样继续指挥抢险。洪水真像一群脱缰的野马，叫喊着用力不断撕大决口，然后呼呼啦啦向城区扑去。有位战士边扔沙包边说，决口是洪魔的血盆大口。这一点也没错，转眼间，不远处一个水泥造船厂和一家棉纺厂就被洪水给吃了。我们又扔下床板、门板，而且还冲出数十米下水，还是无济于事。

决口越撕越大，洪水越涌越急。如果还找不出好的控制办法，就这样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沉船！心急如焚的市长命令。刚好不远的江心有一艘船，于是市长大喊要其驶过来，可喊了好几声，对方就是没有动静。我们团长急了，当即命令司令部一位参谋，还有我们指导员和我，立马驾驶冲锋舟过去强行截船。

我们爬上船后，命令船老大马上开船过去堵口子。这位船老大不是本地人，面有难色地说他上有老下有小的，全靠这条船养家糊口。险情紧急，哪有时间和他磨嘴皮？我们火了，大喊道：是你的船重要，还是50万人的生命财产重要？赶紧开过去，到时政府会补偿你！船老大没办法，只好听命。后来我们还顺利地拦截了好几艘船，终于用沉船控制和缓解了水势。

防洪法上说，紧急状态下，防汛指挥机构有权调用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洪水无情！别说我们野蛮，这是被逼的。再说，国家会赔偿的，灾区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

洪灾中的母女。那是一个让人无法忘记的夜晚，大堤决口了，我们部队第一批去的几百名官兵也被洪水冲得七零八落，生死不明，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就不知有多少了，我们第二梯队立即去营救。

刚开始时我们救人还很顺利，几乎没遇到什么大的险情，到第六次时不知是浪太大了，还是突然撞上了什么，冲锋舟一下子翻了，我也不知被激流冲出了多远，反正我清醒过来后，发现身旁没有了一个战友，我试着大喊了几声，也没有什么回音。我的水性应该说还可以，但当时如果没穿救生衣，估计今天也见不到各位了，因为当时头被冲昏了。

我游呀游，不知游了多久，才听到前面黑夜里有人说话：孩子，一定要抱紧，解放军肯定会来救我们的。我停下借着星光仔细找了找，发现他们在前面不远处的一棵树上。我立即喊道，前面有人吗？有两个，女声回答你，我游了过去。游到树跟前一看，两个人都抱着树在发抖。

我脱下救生衣，母亲要女儿穿，女儿要母亲穿，我说别穿了还是母亲穿吧。一下救两个人，又只有一件救生衣，我心里真没底，可当时顾不了那么多。万幸的是姑娘在游泳池里学过多了，相对减轻了我的负担。我拉着一个推着一个，奋力向岸边游去。

不知又游了多久，我明显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了。这时，我的耳边好像突然响起了我妈妈的喊声：儿子，好样的，加油！又好像是战友们的喊声：排长，好样的，加油！

这位母亲已经看出我有些不行了，大声说别管她了，能救下她女儿就行了。我强打精神说，别慌，我们的冲锋舟就要来了，我们三个人一定都要活着回去。又游了不知多久，我听到了马达声，便使出吃奶的力大声呼救，一会儿，冲锋舟终于来了，我们得救了。

第二天上午，她们母女俩来大堤上找我，并且还带来了一位记者。这时我才知道，姑娘是一名大学生，她妈妈是一位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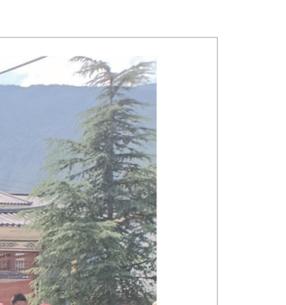
从这以后，我们的部队出现在哪里，她母女俩也出现在哪里，为我们送水、送饭、照顾病号，直到开学。要上学的那天，姑娘和她母亲又找到了我，她把她的学校通信地址写给了我，同时也要走了我的通信地址。

告别时她含着眼泪对我说：排长，你一定要保重，我到学校后就给你写信。

时光荏苒，一转眼时间就过去二十余年了，当年的我和被救的大学女生已人到中年。那年，我的青春岁月上遭遇了洪水无情，但时隔这么久，这依然是我青春记忆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它让我每每遇到人生的大风大浪时，总能像那年夏天一样勇往直前。

洪水无情人有情，解放军战士往前冲，抢险救灾责任重，哪怕牺牲我个人！至今还忘不了九八年在抗洪一线写的顺口溜，更忘不了当时那令人刻骨铭心的一幕幕。

文化掠影



树上的蟠桃白里透红，多像我们桑植大山里的姑娘，樱桃小口红润，面容肤白肉嫩水灵，那是桑植好山好水滋润的结果，只有陈家河这样的小气候才有这独特的蟠桃园蟠桃佳肴。

陈家河的蟠桃又熟了。摄影家们怀揣着“长枪短炮”，忙过不停地按着快门，生怕漏掉这美轮美奂的蟠桃林，每一个惹人心醉的蟠桃，摄入了每一个人的灵魂。音乐家们情不自禁地在蟠桃园放声高歌，歌声如一杯包谷烧，醉了蟠桃园，醉了蟠桃，醉了陈家河，醉醒了桑植红土地，醉了岁月，也醉了天上的太阳月亮。

蟠桃，幸福象征。幸福印在桃林的绿衣裙里，印在每一个蟠桃的生命里，印在山区人们的心田里。一个产业带动一地经济，振兴一个乡村，致富一方农民。

蟠桃园映照山里人的幸福生活。陈家河的蟠桃熟了，等你来品尝！

磨刀人每天早出晚归，骑着自行车，在城市里流浪。磨一把菜刀两块钱，每天四五十把刀具磨下来，也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简单生活。像磨刀人这样活跃在城乡的手艺人还有很多，譬如打铁、补鞋、修车、酿酒、裁缝、绣花、做豆腐……一个个这样的人，恬淡地生活在他们的方寸世界里，愿意把时间花费在手艺活上。杭州作家王向阳认为，对于磨刀等手艺人而言，手艺既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遗憾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老手艺逐渐在江南地区濒临失传。

守望乡土文化，追寻传统生活方式，回望精神家园。这些年来，王向阳经常利用双休日回到家乡浦江，实地采风，寻找、走访在时代洪流中消失的手艺人。虽然手累、脚累、口累，心里却很甜。王向阳最新出版的《手艺：浙行浙返的江南老行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分为匠作、加工、服务、文娱、其他等五部分，记录了60多种行将成为历史的老手艺、老行当，用简朴的语言描写了曾经游走在乡土中国大地上的老手艺人行当人的酸甜苦辣、生老病死，将正在渐渐消逝的传统生活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凡人俗世的深情礼赞

读王向阳《手艺》

邓勤

磨刀人每天早出晚归，骑着自行车，在城市里流浪。磨一把菜刀两块钱，每天四五十把刀具磨下来，也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简单生活。像磨刀人这样活跃在城乡的手艺人还有很多，譬如打铁、补鞋、修车、酿酒、裁缝、绣花、做豆腐……一个个这样的人，恬淡地生活在他们的方寸世界里，愿意把时间花费在手艺活上。杭州作家王向阳认为，对于磨刀等手艺人而言，手艺既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遗憾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老手艺逐渐在江南地区濒临失传。

守望乡土文化，追寻传统生活方式，回望精神家园。这些年来，王向阳经常利用双休日回到家乡浦江，实地采风，寻找、走访在时代洪流中消失的手艺人。虽然手累、脚累、口累，心里却很甜。王向阳最新出版的《手艺：浙行浙返的江南老行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分为匠作、加工、服务、文娱、其他等五部分，记录了60多种行将成为历史的老手艺、老行当，用简朴的语言描写了曾经游走在乡土中国大地上的老手艺人行当人的酸甜苦辣、生老病死，将正在渐渐消逝的传统生活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全书从个人记忆切入，通过大量、扎实的实地访谈、田野调查，重现老手艺的彼时彼景。譬如在《唱新闻》一文中，作者谈到儿时听盲艺人唱新闻的盛况。盲艺人唱新闻，靠一张嘴以及渔鼓和竹夹两种乐器伴奏。盲艺人演唱艺术的水准参差不齐，各有谋生手段。处于金字塔尖的个别盲艺人能模仿男女老幼的声腔，分辨喜怒哀乐的表情，甚至能模仿虎啸狼嚎、鸡鸣犬吠的声音。家乡浦江出过三个堪称曲艺家的唱新闻高手：东路的

朱志银、北路的张咸田和南路的钟士煊。要在本行业中脱颖而出，盲艺人的付出不可想象。除了天赋之外，更多的是靠勤奋。可惜随着时代的发展，娱乐方式的多样化，盲艺人只得转行从事算命测数等行当。如今，仍在浦江唱新闻的盲艺人已寥寥无几了。

作者文中谈到的盲艺人唱新闻，其实在四川地区也有，我们称之为打道筒。近年来随着旅游的发展，一些艺人在名胜区现场表演，算是得以延续艺术生命。而其他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老手艺逐渐在江南地区濒临失传。

守望乡土文化，追寻传统生活方式，回望精神家园。这些年来，王向阳经常利用双休日回到家乡浦江，实地采风，寻找、走访在时代洪流中消失的手艺人。虽然手累、脚累、口累，心里却很甜。王向阳最新出版的《手艺：浙行浙返的江南老行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分为匠作、加工、服务、文娱、其他等五部分，记录了60多种行将成为历史的老手艺、老行当，用简朴的语言描写了曾经游走在乡土中国大地上的老手艺人行当人的酸甜苦辣、生老病死，将正在渐渐消逝的传统生活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读书人语

知名漫画家邓辉华为本书绘制的漫画插图，寥寥数笔，生动传神。此外，修订版在初版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修饰润色，每种行当都补充了民谣、民谚等传统文化的内容，并增加了凝练手艺精髓或点睛行当酸痛的竹枝词。书中的这些行当分布于江南，大部分行当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极个别的属于江南地区特有。作者认为，老手艺老行当正在凋零，但这些手艺人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只是需要被看见、被关注、被传承、被续写。因为它们就是国人智慧的结晶，值得被我们用心去守护。

知名漫画家邓辉华为本书绘制的漫画插图，寥寥数笔，生动传神。此外，修订版在初版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修饰润色，每种行当都补充了民谣、民谚等传统文化的内容，并增加了凝练手艺精髓或点睛行当酸痛的竹枝词。书中的这些行当分布于江南，大部分行当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极个别的属于江南地区特有。作者认为，老手艺老行当正在凋零，但这些手艺人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只是需要被看见、被关注、被传承、被续写。因为它们就是国人智慧的结晶，值得被我们用心去守护。

知名漫画家邓辉华为本书绘制的漫画插图，寥寥数笔，生动传神。此外，修订版在初版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修饰润色，每种行当都补充了民谣、民谚等传统文化的内容，并增加了凝练手艺精髓或点睛行当酸痛的竹枝词。书中的这些行当分布于江南，大部分行当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极个别的属于江南地区特有。作者认为，老手艺老行当正在凋零，但这些手艺人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只是需要被看见、被关注、被传承、被续写。因为它们就是国人智慧的结晶，值得被我们用心去守护。

知名漫画家邓辉华为本书绘制的漫画插图，寥寥数笔，生动传神。此外，修订版在初版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修饰润色，每种行当都补充了民谣、民谚等传统文化的内容，并增加了凝练手艺精髓或点睛行当酸痛的竹枝词。书中的这些行当分布于江南，大部分行当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极个别的属于江南地区特有。作者认为，老手艺老行当正在凋零，但这些手艺人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只是需要被看见、被关注、被传承、被续写。因为它们就是国人智慧的结晶，值得被我们用心去守护。

知名漫画家邓辉华为本书绘制的漫画插图，寥寥数笔，生动传神。此外，修订版在初版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修饰润色，每种行当都补充了民谣、民谚等传统文化的内容，并增加了凝练手艺精髓或点睛行当酸痛的竹枝词。书中的这些行当分布于江南，大部分行当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极个别的属于江南地区特有。作者认为，老手艺老行当正在凋零，但这些手艺人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只是需要被看见、被关注、被传承、被续写。因为它们就是国人智慧的结晶，值得被我们用心去守护。



陈家河镇的蟠桃园，每到秋天，这里就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图中是当地几位身着传统服饰的妇女，她们头戴精致的头饰，穿着色彩鲜艳、绣工精细的服装，展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情。

陈家河的蟠桃熟了。每到秋天，这里就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图中是当地几位身着传统服饰的妇女，她们头戴精致的头饰，穿着色彩鲜艳、绣工精细的服装，展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情。

陈家河的蟠桃熟了。每到秋天，这里就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图中是当地几位身着传统服饰的妇女，她们头戴精致的头饰，穿着色彩鲜艳、绣工精细的服装，展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情。

陈家河的蟠桃熟了。每到秋天，这里就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图中是当地几位身着传统服饰的妇女，她们头戴精致的头饰，穿着色彩鲜艳、绣工精细的服装，展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情。

陈家河的蟠桃熟了。每到秋天，这里就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图中是当地几位身着传统服饰的妇女，她们头戴精致的头饰，穿着色彩鲜艳、绣工精细的服装，展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情。

陈家河的蟠桃熟了。每到秋天，这里就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图中是当地几位身着传统服饰的妇女，她们头戴精致的头饰，穿着色彩鲜艳、绣工精细的服装，展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情。

陈家河的蟠桃熟了。每到秋天，这里就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图中是当地几位身着传统服饰的妇女，她们头戴精致的头饰，穿着色彩鲜艳、绣工精细的服装，展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情。